

集拜雷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魯 拜 集

郭沫若著

上 海

新 光 書 局 印 行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魯拜集●

全書一冊

實售國幣**五**角

譯者 郭沫若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泰東書局

總發行 大中書局

分售處 全國各書局

總經售者

上海五馬路麥家圈

國華新書局

◀一九三七年三月重版▶

目 錄

上 篇 導 言

1. 讀了魯拜集後之感想
2. 詩人義默伽亞謀略傳

下 篇 魯 拜 集

1. 詩百零一首(英漢對照)
2. 註釋

I

人類的精神尙在睡眠狀態中，對於宇宙人生的究竟問題，尙不曾開眼時，是最幸福的時代，是還在樂園中居住着的時代，不識不知的童稚，醉生夢死的俗人，他們正是這種最幸福的人，他們的樂園便是這眼前的天地。少吃兩枚餅乾，少得兩種玩器，少掬一堆財物，少博一項功名，便足以使他們哭泣，但是他們終不會知道人生的最大的悲哀是何物。唯其不知道正是他們的幸福處，正是他們的可憐而又可羨慕的特典。但是人終不是永遠的童稚，人終有從醉夢之中醒來的時候，在這時候我們漸漸曉得把我們的心眼睜開內觀外察，我們會知道我

1

們纔是無邊的海洋上一葉待朽的扁舟，我們會知道我們纔是漫漫的黑夜裏一個將殘的幽夢。我們會知道我們纔是沒破的監獄內一名既決的死囚。

科學對我們說，我們所居住的這個銀河系統的宇宙，是有限而無限的；宇宙中一切的質與能，在輾轉相變，一格蘭母的質化成三億四千萬「馬力時」的功量；宇宙中無數的太陽在發射無量的光能，在凝集成燦爛的螺旋星雲而別成一新星系統……變化無論矣，但是爲甚麼會有這宇宙存在？宇宙的第一原因，假使是有時，究竟是甚？

科學又對我們說，一切生物都是由於原始

的單細胞生物進演而成。一切的個體不成於唯一之細胞則為唯一的胎原細胞之所分化；細胞的要素是蛋白質，炭水化物，脂肪；織成這三種要素的原質，不外 N H C O S P 等簡單的原子——其實這些原子已非簡單，各個原子的內容都是一種極複雜的宇宙；量子電子便是這宇宙中的恆星行星，N 已可以分為 H 與 Helium 了……然而量子電子究竟為甚麼存在？他們的第一原因，假使是有時，究竟是甚？

科學不能答應我們。答應我們這種問題的權能，在他的職分之外，也怕是在我們人類智力的範圍以外。

形而上學者假擬出一個無始無終的本體

宗教家虛構出一個全能全智的上帝，從而崇拜之，冥合之，以圖既失了的樂園之恢復；但是懷疑盡了頭的人，這種不兌換的紙幣，終竟要失掉了他的效力。

於是對於既決因所剩下的幾條路徑：

第一，便是自然的發狂，

第二，便是人爲的自殺，

第三，便是徹底的享樂。

古今來的思想家，自繭自縛，終而至於發狂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了。

我國的大詩人屈原，他便是徹底懷疑派的一人，他在「天問」「卜居」之中對於宇宙人生發了許多的疑問，他是知道上帝的名稱的，他也

是知道本體的懸擬的，你看，他在「遠遊」中假仙人王子喬的口調道：

「道可受兮而不可傳，
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
毋滑爾魂兮彼將自然，
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
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
庶幾成兮此德之門！」

他曾夢想上天，但昇至中道又失了航路。形而上學的灰色的理論，也終竟於他無補，他終竟跳在汨羅裏面死了。

他的後繼者賈誼，也和他取了同樣的路徑。
他知道：

『天地爲健，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化爲異物，又何足患？』

——服鳥賦中語——

但是他終竟不能「知命不憂」，他終竟悲傷哭泣，以至於夭折了。

幸而不至於發狂，對於生之慾望過於強烈，不能自殺，或不肯自殺的人，大悟一番後，他所能走的路徑，便只有徹底享樂一途。或積極的享樂，或消極的享樂，想陶醉於一種對像之中，以忘却此至可悲憐的自我。司皮諾若(Spinoza)陶醉於神，歌德陶醉於業，便是積極的

一種。歌德的化身[浮士德]，他在泯却了自殺的念頭以後，他的宇宙觀是“Im Anfang war die Tat.”(泰初有業)宇宙自有始以來，只有一種意志流行，只有一種大力活用。從這種宇宙觀所演繹出來的人生哲學，便是

Du im Leben nichts verschiebe:

Sei dein Leben Tat um Tat!

(汝在生中無所用乎徙倚逡巡；

讓汝一生成爲業與業之連鎖！)

所以浮士德與靡非時忒匪勒司契約時，他說：

Nur rastlos bestaetigt sich der Mann.

(堂堂男子只有孜孜不息。)

他要獻身於陶醉之中，獻身於至痛苦的受用，

人生一切的痛苦都要在他內部的自我中領略，
把一切的甘苦都積在胸中，把自身的小己推廣
成人類的大我。

我只從這世界之中跳過；
我把捉着一切歡樂的頭毛，
不滿心意的，我拋去了牠，
不能持久的，我讓牠跑掉。
我只一面貪求，一面完成，
完成之後，我又貪尋，
我的生涯猶如暴風馳騁，
我初猶大力盤旋，
今則躊躇滿志。
地上的事物我已盡知，

我終不能向天外逃去；
餓眼望天，幻想上帝的，
只是癡愚！
立定腳根且向周圍看罷！
世界對於有爲之人不是無語。
何用在永遠之中盤旋去！

這便是歌德的「堅決地生活於全，善，真」
(Im Ganzen, Guten, Wahren resolute zu leben.) 的註腳。把一己的全我發展出去，努力
精進，圓之又圓，靈不偏枯，肉不凌辱，猶如
一隻帆船，既已解纜出航，便努力撐持到底，
猶如一團星火，既已達到燒點，便盡性猛烈燎
原，這便是至善的生活，這便是不僞的生活。

這樣生活，我說牠是一種徹底的享樂主義。牠的究竟是把我們這無可如何的生涯，百無聊賴的自我，趁心地消磨了去，趁心地忘却了去。這便是享樂主義的積極的一種。

但是人的體魄各不相同，人的意志也各有強弱，更想到身死之後，一切事業終歸於已無有，於是可憐的既決囚，便不得不成為消極的 Epicurian 了。

蟋蟀在堂， 歲聿其莫。

今我不樂， 日月其除。

(唐風蟋蟀)

山有樛， 隰有榆。

子有衣裳， 弗曳弗褻。

子有車馬， 弗馳弗驅。

宛其死矣， 他人是愉！

山有栲， 隰有樛。

子有廷內， 弗酒弗搆。

子有鐘鼓， 弗鼓弗考。

宛其死矣， 他人是保！

山有漆， 隰有栗。

子有酒食， 何不日鼓瑟？

且以喜樂， 且以永日。

宛其死矣， 他人入室。

（廣風山有樛）

這是我們周代的無名詩人的享樂態度。

人生天地間， 忽如遠行客。

斗酒相娛樂， 聊厚不爲驅。

〔古詩十九首中第三首〕

驅車上東門， 遙望郭北墓。

白楊何蕭蕭， 松柏夾廣路！

下有陳死人， 杳杳即長暮。

潛寐黃泉下， 千載永不寤。

浩浩陰陽移， 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 壽無金石固。

萬歲更相送， 聖賢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 多爲藥所誤。

不如飲美酒， 被服絜與素。

(古詩十九首中集十三首)

生年不滿百， 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 何不秉燭遊？
爲樂當及時， 何能待來茲？
愚者愛惜費， 但爲後世嗤。
他人王子喬， 難可與等期。

(古詩十九首中第十五首)

這便是我們漢代的無名詩人的享樂態度。

這些詩人，不必盡是哀傷時事的失意者，
也不必盡是酒精中毒(Alcoholism)的病夫，他
們的心靈正爲一個永遠不能解決的疑問所據。
他們的生存日月爲一種眼不能見的存在所剝削
他們不能睜着眼睛做夢，他們也不能無念無想